

全国新高考卷 高考语文押题卷试题汇编

文学类文本阅读

高考语文全国新高考卷押题卷（一）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6—9题。

文本一：

识字班

孙犁

鲜姜台的识字班开学了。

鲜姜台是个小村子，三姓，十几家人家，差不多都是佃户。

冬天到来了，一个机关住在这村里，住得很好，分不出你我来啦。过阳历年，机关杀了个猪，请村里的男人坐席，吃了一顿，又叫小鬼们端着菜，托着饼，挨门挨户送给女人和小孩吃。而村里呢，买了一只山羊，送到机关的厨房。

大家住在一起，住在一个院里，吃饭的时候，小孩子们总是拿着块红薯，走进同志们的房子：“你们吃吧！”

同志们也就接过来，再给他些干饭；站在院里观望的妈妈也就笑了。

“这孩子几岁了？”

“七岁了呢。”

“认识字吧？”

“哪里去识字呢！”

接着，边区又在提倡着冬学运动，鲜姜台也就为这件事忙起来。

打扫了一间房子，找了一块黑板——那是临时把一块箱盖涂上烟子的。又找了几支粉笔。定了个功课表：识字，讲报，唱歌。

全村的人都参加了学习。

分成了两个班：自卫队、青抗先一班，这算第一班；妇女、儿童团一班，这算第二班。

每天吃过午饭，要是轮到第二班上课了，那位长脚板的班长，便挨户去告诉了：

“大青他妈，吃了饭上学去呵！”

“等我刷了碗吧！”

“不要去晚了。”

第二班的“先生”，原先是女同志来担任，可是有一回，一个女同志病了，叫一个男“先生”去代课，一进门，女人们便叫起来：

“呵！不行！我们不叫他上！”

有的便立起来掉过脸去，有的便要走出去，还是儿童团的班长说话了：

“有什么关系呢？你们这些顽固！”

虽然还是报复了几声“王八羔子”，可也终于听下去了。

这一回，弄得这个男“先生”也不好意思，他整整两点钟，把身子退到墙角去，说话小心翼翼的。

等到下课的时候，小孩子都是兴头很高的，互相问：

“你学会了几个字？”

“五个。”

可有一天，有两个女人这样谈论着：

“念什么书呢，快过年了，孩子们还没新鞋。”

“念老鼠！我心里总惦记着孩子会睡醒！”

“坐在板凳上，不舒服，不如坐在家里的炕上！”

“明天，我们带鞋底子去吧，偷着纳两针。”

第二天，“先生”果然看见有一个女人，坐在角落里偷偷地做活计。先生指了出来，大家哄堂大笑，那女人红了脸。

其实，这都是头几天的事。后来这些女人们都变样了。一轮到她们上学，她们总是提前把饭做好，赶紧吃完，刷了锅，把孩子一把送到丈夫手里说：

“你看着他，我去上学了！”

并且有的着了急，她们想：“什么时候，才能自己看报呵！”

对不起鲜姜台的自卫队、青抗先同志们，这里很少提到他们。可是，在这里，我向你们报告吧：他们进步是顶快的，因为他们都觉到了这两点：

第一，要不是这个年头，我们能念书？别做梦了！活了半辈子，谁认得一个大字呢！

第二，只有这年头，念书、认字，才重要，查个路条，看个公事，看个报，不认字，不只是别扭，有时还会误事呢！

觉到了这两点，他们用不着人督促，学习便很努力了。

末了，我向读者报告一个“场面”作为结尾吧。

晚上，房子里并没有点灯，只有火盆里的火，闪着光亮。

鲜姜台的妇女班长，和她的丈夫、儿子们坐在炕上，围着火盆。她丈夫是自卫队，大儿子是青抗先，小孩子还小，正躺在妈妈怀里吃奶。

这个女班长开腔了：

“你们第一班，今天上的什么课？”

“讲报说是日本又换了……”当自卫队的父亲记不起来了。

妻子想笑话他，然而儿子接下去：

“换一个内阁！”

“当爹的还不如儿子，不害羞！”当妻的终于笑了。

当丈夫的有些不服气，紧接着：

“你说日本又想换什么花样？”

这个问题，不但叫当妻的一怔，就是和爹在一班的孩子也怔了。他虽然和爹是一班，应该站在一条战线上，可是他不同意他爹拿这个难题来故意难别人，他说：

“什么时候讲过这个呢？这个不是说明天才讲吗？”

当爹的便没话说了，可是当妻子的并没有示弱，她说：

“不用看还没讲，可是，我知道这个。不管日本换什么花样，只要有那三个坚持，他换什么花样，也不要紧，我们总能打胜它！”

接着，她又转向丈夫，笑着问：

“又得问住你：你说三个坚持，是坚持些什么？”

这回丈夫只说出了一个，那是“坚持抗战”。

儿子又添了一个，是“坚持团结”。

最后，还是丈夫的妻、儿子的娘、这位女班长告诉了他们这全的：“坚持抗战，坚持团结，坚持进步。”

当盆里的火要熄下去而外面又飘起雪来的时候，儿子提议父、母、子三个人合唱了一个新学会的歌，便铺上炕睡觉了。

躺在妈妈怀里的小孩子，不知什么时候撒了一大泡尿，已经湿透妈妈的棉裤。

1940年1月19日于阜平鲜姜台

(有删改)

文本二：

在孙犁的小说当中，女性人物是被突出的，这主要是与孙犁一贯以来的创作观念有关：孙犁认为女性身上保留了很多人类古老的美好传统。因此，在孙犁的作品当中，女性往往成了“美”的承担者。

(摘编自肖益坚《孙犁小说人物形象塑造手法研究》)

6. 下列对小说相关内容的理解，不正确的一项是() (3分)

- A. 鲜姜台村民的佃户身份，是开办识字班缘起，在前后对比中彰显新旧世界的差异。
- B. 不让男“先生”上课，是女人们潜意识中的本能反应，颇具时代气息和生活趣味。
- C. “还是丈夫的妻、儿子的娘、这位女班长告诉了他们这全的”，表达了作者对女性的赞美。

D. 小孩撒尿湿透妈妈的棉裤，女班长与家人多次问答，这些直接体现他们学习很投入。

7. 下列对小说艺术特色的分析鉴赏，不正确的一项是() (3分)

A. 小说开头通过简单生活场景反映了机关人员和村民之间和谐融洽的鱼水关系，为识字班的开办营造了良好的氛围。

B. 小说语言风格独特，用华丽的辞藻、流畅的笔调呈现出抗日战争时期解放区广大农村群众的思想境界和生活状态。

C. 小说大量使用独句段，多以人物之间的对话来结构全文，省略了交代环节，在表达上更加简洁，容易吸引读者。

D. 作者没有赋予小说人物以具体姓名，也未着意呈现他们独特的外貌特征，这样写更能够显示人物形象的普遍意义。

8. 小说结尾部分写一家三口坐在炕上讨论学习这一情节有何作用？请结合文本简要分析。（4分）

9. 正如文本二所言：“在孙犁的作品当中，女性往往成了‘美’的承担者。”请结合具体内容，比较文本一和《荷花淀》中女性形象的相同点。（6分）

2024年高考语文全国新高考卷押题卷（二）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6—9题。

文本一：

葛师傅

陆文夫

我的师傅姓葛，名字叫增先，五十八岁。总戴一顶瓦灰色的鸭舌帽，为的是遮掩了那一头斑白的头发。他总共有两个徒弟：一个是广德，一个就是我。

我自小欢喜听苏州评弹，而且居然学会了《水浒》中的几个段子。师兄广德便来鼓动我，说：“你何不把厂里的新鲜事情，编几段评弹？”

我说：“师兄，说书这一行，还有点窍门：你听或松打虎那一段，说起来多神！多险！那有个情节；眼前这厂里的事情，太淡。”

广德说：“这话不对，就说我们的葛师傅吧，他身上就有好材料。”

“先对你说一段：葛师傅三十八岁那年，从汉口回到苏州。有个史老板，接下一宗大生活，替客户配一只大活塞。那时没有科学仪器测量，全靠一把大卡钳，手头上的功夫。照理，这样大的生活要到上海去做的，史老板想创招牌，硬把生活接下了。

“那活塞车了三天，最后一刀没人敢车了。史老板一急，把苏州一带稍有名气的车工都请到厂里。车工有句老话：“千刀万刀，最后一刀。”这最后一刀吃对了，就是正品，吃不准，就得报废。生活一废，史老板的招牌就碎了，车工的饭碗也得过河，没人敢落车。

“葛师傅站出来，拿起卡钳，量了个仔细。量完了，二话没说，把车床马达一推，拖板一摇，嗤溜溜地车了一刀，大模大样地说：“落车！”——活塞进汽缸，正好！”

“从此，葛师傅到哪厂，哪厂就生意兴隆。葛增先这三个字，被人家喊成了活神仙！”我听了这段故事，来劲了，说：“这有点像武松打虎哩！”

广德笑起来说：“你怎么老是武松打虎啊？当今的英雄不同了，葛师傅去年革新二十八项技术，这才是正文哩。以后有空，我慢慢说给你听。”

我把葛师傅这段故事编成评弹，题目叫“活神仙巧车大活塞”，果然大受欢迎。

……

去年九月，葛师傅开会去了。这时候，来了紧急任务，也是要配大活塞。我心里想，这下子可以显显葛师傅的威风了。我把任务交给一个车工，关照他说：“这最后一刀你别车，放着等葛师傅回来。”

葛师傅刚回来。车间里的人呼隆一下把他围在当中，有人直着嗓子喊：“快来呀，活神仙要表演啦！”

葛师傅被弄得莫名其妙，我说：“别听他们瞎起哄，有只活塞请你卡一卡。”

葛师傅听到活塞两字，眉毛动了一下，问：“生活急不急？”

“人家一开榨油厂停工，几百人等着哩！”

“活塞有多大？”

我说：“和你二十年前车的一样大。”

葛师傅脸色一虎，说：“什么二十年前，快领我去看。”

我见师傅脸色不对，心里有点虚。说实话，这样紧要的生活，是不能当耍的。那些看表演的人，一个劲地喊：“快来呀，表演开始罗！”

葛师傅跑到车床跟前，立刻把袖管一捋，拿起卡钳就量。量完问我：“厂里有没有这么大的分厘卡？”

“货已经订了，还没来，最快也要三天。”

葛师傅责怪我：“你为啥一点准备不做，莽莽撞撞地干险事？”

我听了，肚皮里泛泡泡。你二十年前干得那么神奇，如今却非分厘卡不可了。用分厘卡算啥稀奇。

那些看表演的人，也和我一个心思。本想见识葛师傅的当机立断，干脆利落，没想到活神仙却磨磨蹭蹭！有些人熬不住了，噙噙嚓嚓地议论起来：

“并不那么神嘛！”

“他过去跟资本家做，也不曾考虑嘛，是怕塌面子！”

葛师傅耳朵十分尖灵，抬起头来追问：“这话是哪个说的？你哪知道替老板卖命的寒苦？那辰光，你当我真是神仙？我是拎着饭碗碰运气啊！碰对了，我能在苏州多吃几年饭。碰不对，大不了再闯几个码头。如今能这么乱闯？损失工料还是小事，榨油厂几百人等着！停一天工要给国家造成多大损失？这不是个人的饭碗问题了！”

车间里鸦雀无声，只有车床在啾啾嘘嘘地旋转，铁器轻轻地碰击。天窗里突然射进耀眼的阳光，我才看清葛师傅严肃的目光。我忙劝他说：“那就等三天吧。”

葛师傅拧起眉头，翘起下巴，眯着眼睛，停了一息说：“不能等。眼下正是新豆登场，榨油厂任务紧急。”

我说：“万一报废了，时间也差不多。”

葛师傅说：“通知翻砂车间，别把活塞的泥模毁了，随时准备浇第二只……”他把帽子一脱，现出一头斑斑白发。

旁边那些看表演的，肃静无声，好像在替葛师傅助劲，大家共担着一个责任。

紧要关头到了，见他满满地吸了口气，摆开八字步，把全身的力气都提到两只膀子上，屏住气，稳住劲。卡钳脚在活塞上轻轻地一探，跟着一挥手，高喊：“开车！”床飞舞起来了，车刀嗤喷地切削过来，雨点般的铁屑，沙沙地四洒开来。工夫不大，一刀到头，大活塞完工了。我没等葛师傅吩咐，便吹响哨子，指挥落车。那一边，人们个个抢着活干，忙着向汽缸里装。只听见榔头榔榔三响，车间里一片欢叫：“正好！”

我的一颗心从喉咙里落下肚去。回头看葛师傅，才发现他上半身的衣衫全湿透了，眉毛上都吊着汗珠。

这以后，我花了三个夜晚，编了一段新的评弹，它受到了大伙儿更加热烈的欢迎。

1961年发表

(有删改)

文本二，

向评弹学习（节选）

陆文夫

我向苏州评弹学过不少东西，所以有人说我的某些短篇小说有点像苏州评弹。爱上苏州评弹，那是在我开始写小说之后。那时我为写小说而苦恼，而评弹带给了我各种启发。苏州评弹的语言很生动。很优美，很有表现力，可惜的是我不能用吴语来写小说，不懂苏州话的人看不懂，懂苏州话的人着起来也很吃力，何况吴语也和许多地方语言一样，许多传神之处无法用普通话加以翻译，只好吸收一些读音不同，字面能懂的方言，如“瞎七搭八”“滴溜滚圆”等等。

(有删改)

6. 下列对文本一相关内容的理解，不正确的一项是（ ）（3分）

- A. 广德讲故事，先说葛师傅三十八岁从“汉口”回来，暗示他一身本领是从何而来。
- B. “我”让车工留下最后一刀，也故意不准备分厘卡，就是想亲眼看“活神仙”表演。
- C. 葛师傅告诉大家，二十年前为史老板巧车大活塞是“碰运气”，这里有谦虚的成分。
- D. “我”建议“等三天”，而葛师傅想清楚得失利弊之后，果断决定冒险去车大活塞。

7. 下列对文本艺术特色的分析鉴赏，不正确的一项是（ ）（3分）

A. 一年革新二十八项技术，从榨油厂来的任务很紧急，文本一中的这些细节透露出热火朝天、干劲十足的时代气息。

B. 文本一多处以描摹五官来刻画人物，如“眉毛动了一下”“拧起眉头”，神形兼备，表现出人物复杂的心理活动。

C. 文本一中，工人们从议论纷纷到肃静无声再到欢呼一片，烘托了故事气氛，也表现了人们对葛师傅认识的转变。

D.

两则文本都写到了评弹，但用意不同，文本一以评弹为主线串联情节，文本二以评弹为学习对象，谈论小说创作。

8. 文本一中两处划线部分都描写葛师傅车活塞，却写出了“不一样”的葛师傅，谈谈你的理解。（5分）

9. 陆文夫指出“有人说我的某些短篇小说有点像苏州评弹”，请结合两则文本中的相关内容，简要分析文本一哪些方面“像苏州评弹”。（6分）

2024年高考语文全国新高考卷押题卷（三）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6—9题。

文本一：

天知我有地知我无

徐小斌

穿白色旗袍的赵一曼坐在一张椅子上，怀里抱着儿子宁儿。虽然照片呈现出古旧的黄褐色，却遮挡不住我们的女主人公极富书卷气的美丽。白净的象牙色的脸上，有那样一双深得看不到底的黑眼睛，那里面藏着深深的爱与忧郁。有谁能想到这文雅娇弱的躯体内蕴藏着那样一种骇人的力量？有谁能想到这蓬勃内敛的生命竟结束得那般惨烈？

当然还有她的遗书——给儿子宁儿最后的信，至今令人不忍卒读。

但是，赵一曼这三个字令我想到的，首先却是童年时读过的一本《少年文艺》，里面讲了一个赵一曼少女时代鲜为人知的故事。

赵一曼出身大地主家庭，按照多年以前的“出身论”，是绝对没有机会革命的了。但她却天生喜欢朴素的生活，嗜书如命。赵一曼原名李坤泰，少女时代气质高雅、清纯美丽，但个人生活却到了不修边幅的地步。①她躺着看书，坐车看书，甚至走路时也要捧着一本书，有时走着走着，忽然撞在树上。更多的时候，她沉浸在书里，连冷热都不知，往往人家都穿上了裙子，她还穿着厚厚的毛衣。她有个非常聪明的小侄女，常常提醒她：姑姑，该换衣服了！姑姑，该梳头了！她笑一笑，也并不以为意。

有一天，小侄女围着姑姑打转，姑姑却毫无觉察。小侄女发现，姑姑的一双眼睛，牢牢地被一本书捉了去，那本书的名字叫作《前夜》。

直到姑姑把书放下，小侄女才说话：姑姑，这本书好看么？

好看，当然好看。

它讲的是个什么故事？

讲的……你现在还不懂，它讲的是个很美的爱情故事。

我懂，爱情，就是一个男的和一个女的在一起。

哈哈，对对，就是这样。

就像我的爸爸妈妈那样。

太对了，你真聪明！

那个女的好看吗？

赵一曼拉着小侄女慢慢地走进小树林：好看，她叫爱伦娜，她长得好看极了，最要紧的，是她的心很美。为了所爱的人，她能够毫不犹豫地献出一切……她是俄罗斯贵族的女儿，为了爱英沙罗夫，她失去了继承权，失去了国籍，甚至失去了父母的爱……

英沙罗夫是谁？

英沙罗夫是保加利亚的一个革命者。如果说爱伦娜是为爱而献身，那么英沙罗夫就是为祖国而献身，他牺牲了自己的生命，他的爱比爱伦娜更深厚，更无私，也更伟大……

小侄女并不大懂得姑姑的话，但姑姑的神情感染了她，不知为什么她小小的心里升起了一种预感！

姑姑眉宇间流露出了神圣和冷峻，②小侄女听着周围树叶的沙沙声响，看着夕照把树林染成纯金的冠冕，她小小的心在颤抖。

几年之后，姑姑真的要去反满抗日了，临行的时候大家都很忧伤，愁云惨雾笼罩着这个家庭，大家似乎都在心照不宣：坤泰也许会一去不返。小侄女想要大家笑一笑，想啊想啊，突然看着姑姑，眼睛一亮。

姑姑，我给你猜个谜语吧。

好啊，什么谜语？

天知我有，地知我无，人知我有，我知我无。

赵一曼猜啊猜啊，怎么也猜不出。

小侄女嘻嘻一笑，指着姑姑的脚说：就是你脚上的破袜子啊！

赵一曼一怔，笑了，笑得前仰后合。全家人都哈哈大笑，所有的忧伤一扫而光。

后来，赵一曼来到东北，成为东北抗日联军的重要领导人，与著名抗日英雄杨靖宇、赵尚志并驾齐驱。她率领抗联队伍，辗转在白山黑水之间。再后来，就是我们熟悉的故事了：她因受伤而被俘，受尽了日寇的严刑拷打，日军首领一开始就从她的非凡气质中判断，她是共产党的重要人物，严刑无用，只好把重伤的她送进医院。在医院，她做通了一位护士和一位警士的工作，他们协助她，逃出了医院。她的计划差一点就成功了。

赵一曼在珠河县被日军枪杀。那是一个凌晨。③曙光和星星同时出现在天空上，赵一曼抬头看了看那奇异的景象，觉得那种光照十分迷人。日军宪兵让她转过身去，在那瞬间，她对着黑洞洞的枪口，突然微微一笑。宪兵拿枪的手颤抖了起来，他们对这个不平凡的中国女人的微笑感到惶恐。

枪响了，我们看到那秀气冷峭的女人慢慢倒下去，她的脚正对着我们，那是一双秀美的脚，脚上的旧毛袜仍是破的，露出了脚后跟。再后来，这一切都浸透在新鲜透明的血液中，在星星与曙光的交相辉映下，露出一抹灿红。

（选自《中国财经报》）

文本二：

接连几天的审问，大野泰治（时任伪满洲国滨江省公署警务厅特务科外事股长——编者注）毫无所得，他像一头发了疯的野兽，用马鞭子抽打赵一曼左腕的伤口，用鞭梢狠戳赵一曼腿部伤处……赵一曼疼痛难忍，昏迷过去好几次，敌人以为这下她该开口了。不料，醒来后赵一曼的表现冷静平和而又坚定有力：“我是中国人，日本侵略中国以来的行动，不是几句话所能道尽的……中国人反抗这样的日军，难道还用得着解释吗？我们中国人除了抗战外，别无出路。”

直到她最后牺牲，日寇也没弄清赵一曼的真实情况，审讯档案仅记录赵一曼自称“湄州人”。日本人不会明白，在赵一曼的家乡四川宜宾，小孩遇到倒霉事，会自嘲“走湄州”。④受尽酷刑的赵一曼竟然用一个轻松的玩笑，回击了日本人。

（摘自党建网）

6. 下列对文本相关内容的理解，不正确的一项是（ ）（3分）

A. 文本一第一自然段从描摹照片上的人物落笔，总述对赵一曼的印象，带领读者感受赵一曼的非凡气质。

B. 赵一曼出身地主家庭，嗜好读书，气质高雅却不修边幅，这种内在和外在的矛盾使她形象更立体。

C. 小侄女的谜语是文本一的核心内容，正是有这个谜语，才有最后对赵一曼破袜子的描写，也呼应标题。

D. 文本二中被捕的赵一曼冷静平和，用刑的大野泰治疯狂残暴，对比中突出了赵一曼坚定的革命信念及顽强的斗争精神。

7. 对文中画线句子的分析与鉴赏，不正确的一项是（ ）（3分）

A. 句子①在突出赵一曼“嗜书如命”特点时点面结合，给读者留下深刻印象。

B. 句子②对小侄女的心理描写，运用了比喻的修辞，凸显了小侄女内心的震撼。

C. 句子③描写赵一曼临死前看到的“曙光与星星”同时出现的“迷人光照”，景物中寄寓未来的胜利。

D. 句子④“一个轻松的玩笑”，写出了赵一曼对敌人的无情嘲弄，对个人遭遇的自嘲调侃。

8. 文本一中有赵一曼和小侄女对于《前夜》的讨论，她们二人的对话有何特点和效果？请结合上下文分析。（4分）

9. 文本一和《纪念刘和珍君》在描绘人物时都多次提及人物的笑容。请简析两者“笑容”在塑造人物形象方面的不同作用。（6分）

……但她却常常微笑着，态度很温和

……也还是始终微笑着，态度很温和

况且始终微笑着的和蔼的刘和珍君……

始终微笑的和蔼的刘和珍君确是死掉了……

……也会在微漠的悲哀中永存微笑的和蔼的旧影

——《纪念刘和珍君》

2024年高考语文全国新高考卷押题卷（四）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6—9题。

札莫希奇市①

【苏联】伊萨克·巴别尔

师长和师部躺在距札莫希奇市三俄里的一片收割过的麦田里。各部正待命夜袭这个城市。军部通令全军，今夜务必夜宿于札莫希奇，所以师长在等待胜利的消息。

哗哗地下着雨。夜风和夜暗在湿漉漉的大地上飞翔。星星全被吸饱墨汁的乌云压熄了。筋疲力尽的马匹在黑暗中叹着气，抖着身子。没有马料可以喂它们。我把马缰绳拴在我腿上，裹上雨衣，躺到一个积满雨水的坑里。被雨水泡得涨鼓鼓的大地向我伸展开了坟墓令人慰藉的怀抱。马拉直了缰绳，拽着我的腿，把我拖向前去。马找到了一小丛草，低头吃了起来。这时，我睡着了，梦见了一个堆满干草的草棚。草棚上边，尘土飞扬的金灿灿的打麦场上在轰隆隆地打麦。只见麦捆在空中乱舞，使七月的白昼成了傍晚，密林似的晚霞仰面朝天地横卧在村庄的上空。

我展开双臂安卧在静静的眠床上，干草抚爱着我的后脑勺，令我神魂颠倒。后来，草棚的门吱嘎一声推开了。一位身穿舞会礼服的女子走到我跟前……

我醒了过来。

一个胡子拉碴的庄稼汉站在我面前，他手里握着一支枪。马的背脊像黑糊糊的横梁将天空割开了。缰绳的死结勒紧了我翘起的腿。

“老乡，你睡着了，”庄稼汉说，他欠睡的夜间的眼睛含着笑意，“马把你拖了半俄里路……”

我解开缰绳，站了起来。被杂草刮破的脸上淌着血。

就在这里，离我两步近的地方，是前沿的散兵线。我已经能看到札莫希奇市的烟囱，犹太人区小胡同里提心吊胆的灯火和黑灯瞎火的瞭望台。灰蒙蒙的曙光像氯仿②的气浪向我们流来。波军营地上空腾起几枚绿色信号弹。信号弹在空中战栗了一会儿，便好似月光下的玫瑰，撒落下来，熄灭一尽。

战地静悄悄的，我听到了远处微弱的呻吟声。秘密屠杀的烟雾弥漫在我们四周。

“在枪杀什么人，”我说，“不知在枪杀谁？……”

“波兰人慌了手脚，”庄稼汉回答我说，“波兰人在杀犹太佬……”

庄稼汉把枪从右手换到左手。他的络腮胡子歪到了一边。他友好地瞥了我一眼，说：“这样的黑夜在散兵线内是长得见不到头的，一个人来到这儿就想跟另一个人拉拉呱儿，可上哪儿去找这另一个人……”

庄稼汉硬要我跟他对火抽支烟，拉住我的手，怕我跑了。可我却翻身上马，朝师部所在地飞马而去。

师长正准备出发。他面前是一溜通信员，别看他们都立正站着，却在那里打盹。

以上内容仅为本文档的试下载部分，为可阅读页数的一半内容。

如要下载或阅读全文，请访问：

<https://d.book118.com/275041041111011221>